

出三藏記

卷八

四百四十九
肆八

5174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出三藏記集序中卷第八

肆

釋僧祐撰



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第一

道安法師

小品經序第二

長安叡法師

大品注經序第三

大梁臯帝

小品經序第四

長安叡法師

大小品對比要抄序第五

支道林作

正法華記第六

出經後記

正法華後記第七

未詳作者

法華宗要序第八

慧觀法師

法華經後序第九

長安叡法師

持心經後記第十

出經後記

思益經序第十一

長安叡法師

維摩詰經序第十二

僧肇法師

合維摩詰經序第十三

敏度法師

毗摩羅詰堤經義疏序第十四

長安叡法師

自在王經後序第十五

長安叡法師

大涅槃經序第十六

涼州朗法師

大涅槃經記序第十七

未詳作者

六卷泥洹經記第十八

出經後記

二十卷泥洹經記第十九

出智猛傳

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第一

道安法師

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遍及
至京師漸四年矣亦恒歲二未敢墮息然每
至滯旬首尾隱沒釋卷深思恨不見護公又
羅等會建元十八年正車師前部王名弼第
來朝其國師字鳩摩羅跋提獻胡大品一部
四百二牒言二十千首盧首盧三十二字胡
數經法也即審數之凡十七千二百六十首
盧殘二十七字都并五十五萬二千四百七
十五字
天竺沙門曇摩婢執本佛護爲譯對而檢之
慧進筆受與放光光讚同者無所更出也其

二經譯人所漏者隨其失處稱而正焉其義
異不知孰是者輒併而兩存之往往爲訓其
下凡四卷其一紙二紙異者出別爲一卷合
五卷也譯胡爲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語盡
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
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
胡經委悉至於歎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
嫌其煩而今裁斤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
正似亂辭尋說向語文無以異或千五百列
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將更傍及
反騰前辭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
般若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俗有

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
聖人叵階乃欲以千歲之上微言傳使合百
王之丁未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
尊者大迦葉今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離千
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
生死人而平平若此豈將不知法者勇乎斯
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為秦詎
可不慎乎正當以不聞異言傳令知會通耳
何復嫌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前
人出經支讖世高審得胡本難繫者也又羅
支越斷鑿之巧者也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
訖終矣若夫以詩為煩重以尚書為質朴而

刪今合今則馬鄭所深恨者也近出此撮欲
使不雜推經言旨唯懼失實也其有方言古
辭自為解其下也於常首尾相違句不通者
則冥如合符厭如復析乃見前人之深謬欣
通外域之嘉會也於九十章蕩然無措疑處
毫芒之間泯然無微迹已矣乎

南無一切佛過去未來現在佛如諸法明天竺

禮般若辭也明智也外國禮有四種一翳耶

二波羅南三婆南四南模南無屈體也跪也

此四拜拜佛外道國主父母通拜耳

禮父母云南無薩迦薩迦供養也

摩訶大鉢羅若智波羅度蜜無經抄天竺題經

前題皆云吉法吉法竟是

也道安為此首目題也

大品經序第二

長安釋僧叡

摩訶般若波羅蜜者出八地之由路登十階
之龍津也夫淵府不足以盡其深美故寄大
以目之水鏡未可以喻其澄朗故假慧以稱
之造盡不足以得其涯極故借度以明之然
則功訖有無度名所以立照本靜末慧日以
之生曠兼無外大稱由以起斯三名者雖義
涉有流而詣得非心跡寄有用而功實非待
非心故以不任爲宗非待故以無照爲本本
以無照則疑知於化始宗以非心則忘功於
行地故啓章玄門以不任爲始妙歸三慧以
無得爲終假号照其真應行顯其明無生沖

其用功德旌其深大明要終以驗始漚和即
始以悟終蕩蕩焉真可謂大業者之通塗畢
佛乘者之要軌也夫寶重故防深功高故校
廣囑累之所以懇懃功德之所以屢增良有
以也而經來茲土乃以秦言譯之典謨乖於
殊制名實喪於不謹致使求之弥至而失之

弥遠頓轡重関而窮路轉廣不遇淵匠殆將
墜矣亡師安和尚鑿荒塗以開轍標玄指於
性空落乖蹤而直達殆不以謬文爲閔也疊
疊之功思過其半邁之遠矣鳩摩羅什法師
慧心夙悟超拔特詣天魔干而不能迴淵識
難而不能屈扇龍樹之遺風震慧嚮於此世

秦王感其來儀時運開其凝滯以弘始三年
歲次星紀冬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秦王扣
其虛閔匠伯陶其淵致虛閔旣開乃正此文
言淵致旣宣而出其釋論渭濱流祇洹之化
西明啓如來之心逍遙集德義之僧京城溢
道詠之音末法中興將始於此乎予旣知命
遇此真化敢竭微誠屬當譯任執筆之際三
惟亡師五失及三不易之誨則憂懼交懷惕
焉若厲雖復履薄臨深未足喻也幸冀宗匠
通鑒文雖左右而旨不違中遂謹受案譯敢
當此任以弘始五年歲在癸卯四月二十三
日於京城之北逍遙園中出此經法師手執

胡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秦王躬
覽舊經驗其得失諮其通途坦其宗致與諸
宿舊義業沙門釋慧恭僧碧僧遷寶度慧精
法欽道道 僧叡道恢道標道恒道棕等五百

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書之以其年
十二月十五日出盡校正檢括明年四月二
十三日乃訖文雖粗定以釋論檢之猶多不
盡是以隨出其論隨而正之釋論既訖今乃
文定定之未已已有寫而傳者又有以意增
損私以般若波羅蜜爲題者致使文言舛錯
前後不同良由後生虛已懷薄信我情篤故
也胡本唯序品阿鞞跋致品魔事品有名餘

者直第其品數而已法師以名非佛制唯存
序品略其二目其事數之名與舊不同者皆
是法師以義正之者也如陰入持等名與義
乖故隨義改之陰爲衆入爲處持爲性解脫
爲背捨除入爲勝處意止爲念處意斷爲正
勤覺意爲菩提直行爲聖道諸如此比改之
甚衆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謬者定之
以字義不可變者即而書之是以異名弑然
胡音殆半斯實匠者之公謹筆受之重慎也
幸冀遵實崇本之賢推而體之不以文樸見
各煩異見情也

注解大品序第三

大梁皇帝

機事未形六畫得其悔吝玄象既運九章測
其盈虛斯則鬼神不能隱其情狀陰陽不能
遁其變通至如摩訶般若波羅蜜者洞達無
底虛豁無邊心行處滅言語道斷不可以數
術求不可以意識知非三明所能照非四辯
所能論此乃菩薩之正行道場之直路還源
之真法出要之上首本來不然畢竟空寂寄
大不能顯其博名慧不能庶其用假度不能
機其通借岸不能窮其實若談一相事絕百
非補處默然等覺息行始迺可謂無德而稱
以無名相作名相說道涉求之意開新發之

眼故有般若之字彼岸之号頃者學徒罕有
尊重或時聞聽不得經味帝釋誠言信而有
徵此實賢衆之百慮菩薩之魔事故唱愈高
和愈寡知愈希道愈貴致使正經沉匱於世
寔由虛已情少懷疑者多虛已少則是我之
見深懷疑多則橫構之慮繁然則雖繁慮紛
紜不出四種一謂此經非是究竟多引涅槃
以爲碩訣二謂此經未是會三咸誦法華以
爲盛難三謂此經三乘通教所說般若即聲
聞法四謂此經是階級行於漸教中第二時
說舊義如斯迺無是非較略四意粗言所懷
涅槃是顯其果德般若是明其因行顯果則

以常住佛性爲本明因則以無生中道爲宗
以世諦言說是涅槃是般若以第一義諦言
說豈可復得談其優劣法華會三以歸一則
三遣而一存一存未免乎相故以万善爲乘
體般若即三而不三則三遣而一亡然無法
之可得故以無生爲乘體無生絕於戲論竟
何三之可會所謂百花異色共成一陰万法
殊相同入般若言三乘通教多執二文今復
開五意以增所疑一聲聞若智若斷皆是菩
薩無生法忍二三乘學道宜聞般若三三乘
同學般若俱成菩提四三乘欲住欲證不離
是忍五羅漢辟支從般若生於此五義不善

分別堅著三乘教同一門遂令朱紫共色珉
玉等價若明察此說深求經旨連環既解弄
丸自息謂第二時是亦不然人心不同皆如
其面根性差別復過於此非可局以一教限
以五時般若無生非去來相豈以數量拘寧
可以次第求始於道樹終於雙林初中後時
常說智慧復何可得名爲漸教釋論言須菩
提聞法華經中說於佛所作少功德乃至戲
笑漸漸必當作佛又聞阿鞞跋致品中有退
不退又復聞聲聞人皆當作佛是故今問爲
畢定爲不畢定以此而言去之弥遠夫學出
離非求語言應定觀道以正宗致三乘不分

依何義說相與無相有如水火二性相違豈
得共貫雖一切聖人以無爲法三乘入空其
行各異聲聞以壞緣觀觀生滅空緣覺以因
緣觀觀法性空菩薩以無生觀觀畢竟空此
則淄澠殊味涇渭分流非可以口勝非可以
力爭欲及弱喪去斯何適值大寶而不取遇
深經而不求亦何異窮子反走於宅中獨姥
掩目於道上此迺或行之常性迷途之恒心
但好龍而觀畫愛象而翫迹荆山可爲流慟
法水所以大悲經譬兔馬論喻鹿犀俱以一
象配成三獸用渡河以測境因圍箭以驗智
格得空之淺深量相心之厚薄懸鏡在前無

待耳識離婁旣睇豈勞相者若無不思誼之
理豈有不思誼之事放瑞光於三千集竒蓮
於十方變金色於大地嚴華臺於虛空表舌
相之不虛證般若之真實所以龍樹道安童
壽慧遠咸以大權應世或以殆庶救時莫不
服膺上法如說修行況於細人可離斯哉此
經東漸二百五十有八歲始於魏甘露五年
至自于闐叔蘭開源弥天導江鳩摩羅什澍
以甘泉三譯五校可謂詳矣龍樹菩薩著大
智論訓解斯經義旨周備此實如意之寶藏
智慧之滄海但其文遠曠每怯近情朕以聽
覽餘日集名僧二十人與天保寺法寵等詳

其去取靈根寺慧令等兼以筆功採採釋論
以注經本略其多解取其要釋此外或摺闕
河舊義或依先達故語時復間出以相顯發
若章門未開義勢深重則參懷同事廣其所
見使質而不簡文而不繁庶令學者有過半之
思講般若經者多說五時一往聽受似有條
理重更研求多不相符唯仁王般若具書名
部世旣以爲疑經今則置而不論僧叡小品
序云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之
說多者十萬偈少者六百偈略出四種而不
列名釋論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尤讚放光
道行止舉三名復不滿四此土別有一卷謂

爲金剛般若欲以配數可得爲五旣不具得
經名復不悉時之前後若以臆斷易致譏嫌
此非義要請俟多聞今注大品自有五段非
彼所言五時般若勸說以不住標其始命說
以無教通其道願說以無得顯其行信說以
甚深歎其法廣說以不盡要其終中品所以
累教末章所以三屬義備後釋不復詳言設
遇時曠正教處無法名猶且苦辛草澤經歷
嶮遠翹心邊聽澍意希夷冀遲玄應想像空
聲輕生以重半偈賣身以尊一言甘歆血而
不疑欣出髓而無悵况復龍宮神珠寶臺金
鏤難得之貨難聞之法遍布塔寺充仞目前

豈可不伏心受持虛懷鑽仰使佛種相續菩提不斷知恩反復更無他道方以雪山正以香城寧得同日語其優劣率書所得懼增來過明達後進幸依法行

小品經序第四

釋僧叡作

般若波羅蜜經者窮理盡性之格言菩薩成佛之弘軌也軌不弘則不足以冥群異指其歸性不盡則物何以登道場成正覺正覺之所以成群異之所以一何莫由斯道也是以累教慇勤三撫以之頻發功德疊校九增以之屢至如問相標玄而玄其玄幻品忘寄而

忘其忘道行坦其津難問窮其源隨喜忘趣
以要終照明不化以即玄章雖三十貫之者
道言雖十萬佩之者行行凝然後無生道足
然後補處及此而變一切智也法華鏡本以
凝照般若冥末以解懸解懸理趣菩薩道也
凝照鏡本告其終也終而不泯則歸途扶踈
有三實之跡權應不夷則亂緒紛綸有感趣
之異是以法華般若相待以期終方便實化
冥一以挾盡論其窮理盡性夷明万行則實
不如照取其大明真化解本無三則照不如
實是故歎深則般若之功重美實則法華之
用徵此經之尊三撫三囑未足惑也有秦太

子者寓跡儲宮擬韻區外翫味斯經夢想增
至准悟大品深知譯者之失會聞鳩摩羅法
師神授其文真本猶存以弼始十年二月六日
請今出之至四月三十日校正都訖考之舊
譯真若荒田之稼芸過其半未詎多也斯經
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也
其多者云有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
乃是天竺之中品也隨宜之言復何必計其
多少議其煩簡耶胡文雅質案本譯之於麗
巧不足樸正有餘矣幸冀文悟之賢略其華
而幾其實也

大小品對比要抄序第五

支道林作

夫般若波羅蜜者衆妙之淵府群智之玄宗
神王之所由如來之照功其爲經也至無空
豁廓然無物者也無物於物故能齊於物無
智於智故能運於智是故夷三脫於重玄齊
萬物於空同明諸佛之始有盡群靈之本無
登十住之妙階趣無生之徑路何者耶賴其
至無故能爲用夫無也者豈能無哉無不能
自無理亦不能爲理理不能爲理則理非理
矣無不能自無則無非無矣是故妙階則非
階無生則非生妙由乎不妙無生由乎生是
以十住之稱興乎未足定号般若之智生乎

教迹之名是故言之則名生設教則智存智
存於物實無迹也名生於彼理無言也何則
至理冥壑歸乎無名無名無始道之體也無
不可者聖之慎也苟慎理以應動則不得
不寄言宜明所以寄宜暢所以言理冥則言
廢忘覺則智全若存無以求寂希智以忘心
智不足以盡無寂不足以冥神何則故有存
於所存有無於所無存乎存者非其存也希
乎無者非其無也何則徒知無之爲無莫知
所以無知存之爲存莫知所以存希無以忘
無故非無之所無寄存以忘存故非存之所
存莫若無其所以無忘其所以存忘其所以

存則無存於所存遺其所以無則忘無於所
無忘無故妙存妙存故盡無盡無則忘玄忘
玄故無心然後二迹無寄無有冥盡是以諸
佛因般若之無始明萬物之自然衆生之喪
道溺精神乎欲淵悟群俗以妙道漸積擯至
無設玄德以廣教守谷神以存虛齊衆首於
玄同還羣靈乎本無蓋聞出小品者道士也
嘗遊外域歲數悠曩未見典載而不詳其姓
名矣嘗聞先學共傳云佛去世後從大品之
中抄出小品世傳其人唯目之以淳德驗之
以事應明其至到而已亦莫測其由也夫至人
也覽通群妙凝神玄冥靈虛嚮應感通無方

建同德以接化設玄教以悟神述往迹以搜
滯演成規以啓源或因變以求通事濟而化
息適任以全分分足則教廢故理非乎變變
非乎理教非乎體體非乎教故千變万化莫
非理外神何動哉以之不動故應變無窮無
窮之變非聖在物物變非聖聖未始於變故
教遺興乎變理滯生乎權接應存物理致同
乎歸而辭數異乎本事備乎不同不同之功
由之万品神悟遲速莫不緣分分闇則功重
言積而後悟質明則神朗觸理則玄暢輕之
與重未始非分是以聖人之爲教不以功重
而廢分分易而存輕故羣品所以悟分功所

以成必須重以運通因其宜以接分此爲悟者之功重非聖教之有煩令統所以約教功所以全必待統以適任約文以領玄領玄則易通因任則易從而物未悟二本之不異統致同乎宗便以言數爲大小源流爲精麁文約謂之小文殷謂之大順常之爲通因變之爲舞守數之爲得領統之爲失而彼措文之徒羈見束教項著阿含神匱分淺才不經宗儒墨大道域定聖人志局文句詰教難權謂崇要爲達諒領統爲傷宗須徵驗以明實効應則疑伏是以至人順羣情以徵理取驗乎沸油明小品之體本塞羣疑幽滯因物之徵

驗故示驗以應之今不可以趣徵於一驗目
之爲淳德効喪於事實謂之爲常人而未達
神化之權統玄應於將來暢濟功於殊塗運
無方之一致而察殊軌爲異統觀竒化爲逆
理位大寶爲欣王聚濟貨爲欲始徒知至聖
之爲教而莫知所以教是以聖人標域三才
玄定万品教非一途應物万方或損教違無
寄通適會或抱一御有繫文明宗崇聖典爲
世軌則夫體道盡神者不可詰之以言教遊
無蹈虛者不可求之於形器是以至人於物
遂通而已明乎小大之不異暢玄標之有寄
因順物宜不拘小派或以大品辟茂事廣喻

引宏奧雖窮理有外終於玄同然其明宗統
一會致不異斯亦大聖之時教百姓之分致
苟以分致之不同亦何能求簡於聖哉若以
簡不由聖豈不寄言於百姓夫以萬聲鍾響
響一以持之萬物感聖聖亦寂以應之是以
聲非乎響言非乎聖明矣且神以知來夫知
來者莫非其神也機動則神朗神朗則逆鑒
明夫來往常在鑒內是故至人鑒將來之希
纂明才致之不並簡教迹以崇順擬群智之
分向關之者易統知希之者易行而大品言
數豐具辭領富溢問對衍奧而理統宏邃雖
玄宗易究而詳事難備是以明夫爲學之徒

須尋迹旨關其所往究覽宗致標之興盡然
後悟其所滯統其玄領或須練絃群問明其
酬對探幽研蹟盡其妙致或以教衆數溢諷
讀難究欲爲寫崇供養力致無階諸如此例
群仰分狹闕者絕希是故出小品者參引王
統簡領群目筌域事數標判由宗以爲小品
而辭喻清約運旨疊疊然其往往明宗而標
其會致使宏統有所於理無損自非至精孰
其明矣又察其津塗尋其妙會覽始原終研
極奧旨領大品之王標備小品之玄致縹縹
焉覽津乎玄味精矣盡矣無以加矣斯人也
將神王於冥津群形於萬物量不可測矣宜

求之於筌表寄之於玄外惟昔聞之曰夫大
小品者出於本品本品之文有六十万言今
遊天竺未適於晉今此二抄亦興於于大本
出者不同也而小品出之在先然斯二經雖
同出於本品而時往有不同者或小品之所
具本品所不載本品之所備小品之所闕所
以然者或以二者之事同乎相以爲賴明其
本一故不並矣而小品至略玄摠事要舉宗
大品雖辭致婉巧而不喪本歸至於說者或
以專句推事而不尋況旨或多以意裁不依
經本故使文流相背義致同乖群義偏俠喪
其玄旨或失其引統錯徵其事巧辭辯僞以

爲經體雖文藻清逸而理統乖宗是以先哲
出經以胡爲本小品雖抄以大爲宗推胡可
以明理徵大可以驗小若苟任宵懷之所得
背聖教之本旨徒常於新聲苟競於異常異
常未足以徵本新聲不可以經宗而遺異常
之爲談而莫知傷本之爲至傷本則失統失
統則理滯理滯則或殆若以殆而不思其源
困而不尋其本斯則外不關於師資內不由
於分得豈非仰資於有知自塞於所尋困蒙
於所滯自窮於所通進不闡常退不研新說
不依本理不經宗而忽詠先舊毀咎古人非
所以爲學輔其自然者哉夫物之資生靡不

有宗事之所由莫不有本宗之與本万理之
源矣本喪則理絕根朽則枝傾此自然之數
也未紹不然矣於斯也徒有天然之才淵識
邈世而未見大品覽其源流明其理統而欲
寄懷小品率意造義欲寄其分得標顯目然
希邈常流徒尚名賓而竭其才思玄格聖言
趣悅羣情而乖本違宗豈相望乎大品也哉
如其不悟將恐遂其所惑以罔後生是故推
考異同驗其虛實尋流窮源各有歸趣而小
品引宗時有諸異或辭倒事同而不乖旨歸
或取其初要廢其後致或筌次事宗倒其首
尾或散在群品略撮玄要時有此事乖乎不

同又大品事數甚衆而辭曠浩衍本欲推求
本宗明驗事旨而用思甚多勞審功又寡且
稽百驗廢事不覆速急是故余今所以例玄事
以駢比標二品以相對明彼此之所在辯大
小之有先雖理惑非深奧而事對之不同故
採其所究精麁並兼研盡事迹使驗之有由
故尋源以求實趣定於理宗是以考大品之
宏致驗小品之摠要搜玄沒之所存求同異
之所寄有在尋之有軌介乃也貫綜首尾推
步玄領究其槃結辨其疑滯使文不違旨理
無負宗棲驗有寄辨不失微且於希詠之徒
浪神遊宗陶冶玄妙 推尋源流閑虛考實

不亦夷易乎若其域乖體極對非理標或其
所寄者願俟將來摩訶薩幸爲研盡備其未
詳也

正法華經記第六

出經後記

太康七年八月十日燉煌月支菩薩沙門法
護手執胡經口宣出正法華經二十七品授
優婆塞聶承遠張仕明張仲政共筆受竺德
成竺文盛嚴威伯續文承趙叔初張文龍陳
長玄等共勸助歡喜九月二日訖
天竺沙門竺力龜茲居士帛元信共叅校元
年二月六日重覆

又元康元年長安孫伯虎以四月十五日寫
素解

正法華經後記第七

未詳作者

永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律於洛
陽寫正法華品竟時與清戒界節優婆塞張
季博董景玄劉長武長文等手執經本詣白
馬寺對與法護口校古訓講出深義以九月
大齋十四日於東牛寺中施檀大會講誦此
經竟日盡夜無不咸歡重已校定
法華宗要序第八

釋慧觀

夫本際冥湛則神根凝一涉動離淳則精麤
異陳於是心轡競策塵想諍馳翳有淺深則
昏明殊鏡是以從初得佛暨于此經始應物
開津故三乘別流別流非真則終期有會會
必同源故其乘唯一唯一無上故謂之妙法
頌曰

是乘微妙清淨第一於諸世間最無有上
夫妙不可明必擬之有像像之美者蓮華爲
上蓮華之秀分陔利爲最妙万法而爲言故
喻之分陔利其爲經也明發蒙不可以語極
釋權應之所由御終不可以秘深則開實以
顯宗致權應旣彰則局心自發宗旣顯則真

悟自生故能令万流合注三乘同往同往之
三會而爲一乘之始也覺慧成滿乘之盛也
滅景澄神乘之終也雖以万法爲乘然統之
有主舉其宗要則慧牧其名故經以眞慧爲
體妙一爲稱是以釋迦玄音始發讚佛智甚
深多寶稱善歎平等大慧頌曰

爲說佛慧故

諸佛出世間

唯此一事實

餘二則非眞

然則佛慧乃一之正實乘之體成妙之至足
華之開秀者也雖寄華宣微而道玄像表稱
之曰妙而體絕精麗頌曰
是法不可示 言詞相寂滅

二乘所以息慮補處所以絕塵唯佛與佛乃
能究焉故恒沙如來感希聲以靈萃已逝之
聖振餘靈而現證信佛法之奧區窮神之妙境
其此經之謂乎此經之謂乎觀少習歸一之言長
味會通之要然緬思愈勤而幽旨弥潛未嘗不
面靈鷲以遐想臨詞句而增懷諒由枝說差其
本謬文乖其正也有外國法師鳩摩羅什超
爽俊邁竒悟天拔量與海深辯流玉散繼釋
蹤以嗣軌秉神火以霜燭細頽網於將絕拯
漂溺於已淪耀此慧燈來光斯境秦弘始八
年夏於長安大寺集四方義學沙門二千餘
人更出斯經與衆詳究什自手執胡經口譯

秦語曲從方言而趣不乖本即文之益亦已
過半雖復霄雲披翳陽景俱暉未足喻也什
猶謂語現而理沉事近而旨遠又釋言表之
隱以應探蹟之求雖冥靡未開固已得其門
矣夫上善等潤靈液尚均是以仰感囑累俯
慨未聞故採述旨要流布未聞庶法輪遐軫
往所未往十方同悟究暢一乘故序之云介
法華經後序第九

僧叡法師

法華經者諸佛之秘藏衆經之實體也以華
爲名者照其本也稱分陲利者美其盛也所
興旣玄其旨甚婉自非達識傳之罕有得其

門者夫百卉藥木之英萬物實之本也八万
四千法藏者道果之源也故以喻焉諸華之
中蓮華最勝華而未敷名屈摩羅敷而將落
名迦摩羅處中盛時名分陞利未敷喻三道
將落譬泥洹榮曜獨足以喻斯典至如般若
諸經深無不極故道者以之而歸大無不該
故乘者以之而濟然其大略皆以適化爲本
應務之門不得不以善權爲用權之爲化悟
物雖弘於實體不足皆屬法華固其宜矣尋
其幽旨恢廓宏邃所該甚遠豈徒說實歸本
畢定殊途而已耶乃實大明覺理囊括古今
云佛壽無量永劫未足以明其久也分身無

數万形不足以異其體也然則壽量定其非
數分身明其無實普賢顯其無成多寶照其
不滅夫邁玄古以期今則萬世同一日即百
化以悟玄則千途無異轍夫如是者則生生
未足以言期在永寂亦未可言其滅矣尋幽
宗以絕往則喪功於本無控心轡於三昧則
忘期於二地經流茲土雖復垂及百年譯者
昧其虛津靈關莫之或啓談者乖其准格幽
跡罕得而履徒復搜研皓首並未有窺其門
者秦司隸校尉左將軍安城侯姚嵩擬韻玄
門宅心世表注誠斯典信詣弥至每思尋其
文深識譯者之失旣遇鳩摩羅法師爲之傳

寫指其大歸真若披雷霄而高蹈登崑崙而
俯眇矣于時聽受領悟之僧八百餘人皆是
諸方英秀一時之傑也是歲弘始八年歲次
鶉火

持心經記第十

出經後記

持心經太康七年三月十日燉煌開士竺法
護在長安說出梵文授承遠
思益經序第十一

釋僧叡法師

此經天竺正音名毗絀沙真諦是他方梵天
殊特妙意菩薩之号也詳聽什公傳譯其名

翻覆展轉意似未盡良由未備秦言名實之
變故也察其語意會其名旨當是持意非思
益也直以未喻持義遂用益耳其言益者超
絕殊異妙拔之稱也思者進業高勝自強不
息之名也舊名持心最得其實又其義旨舊
名等御諸法梵天坦其津塗世尊照其所明
普華獎其非心文殊泯以無生落落焉真可
謂法輪再轉於閻浮法鼓重聲於宇內甘露
流津於季末靈液沾潤於遐蒙者矣而恭明
前譯頗麗其辭仍迷其旨是使宏標乖於謬文
至味淡於華豔雖復研尋彌稔而幽旨莫啓
幸遇鳩摩羅什法師於閩右既得更譯梵音

正文言於竹帛又蒙披釋玄旨曉大歸於句
下于時諮悟之僧二千餘人大齋法集之衆
欣豫難遭之慶近是講肆之來未有其比于
時予與道恒謬當傳寫之任輒復疏其言記
其事以貽後來之賢豈期必勝其辭必盡其
意耶庶以所錄之言粗可髣髴其心耳不同
時事之賢儻欲全見其高座所說之旨故具
載之于文不自加其意也

維摩詰經序第十二

釋僧肇

維摩詰不思議經者蓋是窮微盡化妙絕之
稱也其旨淵玄非言像所測道越三空非二

乘所議超群數之表絕有心之境眇莽無爲而無不爲罔知所以然而能然者不思議也何則夫聖智無知而萬品俱照法身無像而殊形並應至韻無言而玄藉弥布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故能統濟群方開物成務利見天下於我無爲而惑者覩感照因謂之智觀應形則謂之身覲玄藉便謂之言見變動乃謂之權夫道之極者豈可以形言權智而語其神域哉然羣生長寢非言莫曉道不孤運弘之由人是以如來命文殊於異方召維摩於他土爰集毗耶共弘斯道此經所明統萬行則以權智爲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爲根濟

蒙惑則以慈悲爲首語宗極則以不二爲言
凡此衆說皆不思議之本也至若借座燈王
請飯香土手接大千室包軋像不思議之迹
也然幽閔難啓聖應不同非本無以垂迹非
迹無以顯本本迹雖殊而不思議一也故命
侍者標以爲名焉大秦天王俊神超世玄心
獨悟弼至治於万機之上揚道化於千載之
下每尋翫茲典以爲栖神之宅而恨支竺所
出理滯於文常懼玄宗墜於譯人比天之運
運通有在也以弼始八年歲次鶉火命大將
軍常山公左將軍安城侯與義學沙門千二
百人於常安大寺請羅什法師重譯正本什

以高世之量冥心真境既盡環中又善方言
時手執胡文口自宣譯道俗虔虔一言三復
陶冶精求務存聖意其文約而詣其旨婉而
彰微遠之言於茲顯然余以闇短時豫聽次
雖思乏參玄然庶得文意輒順所聞而爲注
解略記成言述而無作庶將來君子異世同

聞焉

合維摩詰經序第十三

支敏度作

蓋維摩詰經者先哲之格言弘道之宏標也
其文微而婉厥旨幽而遠可謂唱高和寡故
舉世罕覽然斯經梵本出自維耶離在昔漢

興始流茲土于時有優婆塞支恭明逮及於
晉有法護叔蘭此三賢者並博綜稽古研機
極玄殊方異音兼通開解先後譯傳別爲三
經同本人殊出異或辭句出入先後不同或
有無離合多少各異或方言訓古字乖趣同
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義混雜在疑似
之間若此之比其塗非一若其偏執一經則
失兼通之功廣披其三則文煩難究余是以
合兩令相附以明所出爲本以蘭所出爲子
分章斷句使事類相從令尋之者瞻上視下
讀彼案此足以釋乖迂之勞易則易知矣若
能參考校異極數通變則万流同歸百慮一

致庶可以闢大通於未寤闔同異於均致若
其配不相疇儻失其類者俟後明喆君子刊
之從正

毗摩羅詰提經義疏序第十四

僧叡法師

此經以毗摩羅詰所說爲名者尊其人重其法
也五百應真之所稱述一切菩薩之所歎伏
文殊師利對揚之所明答普現色身之要言
皆其說也借座於燈王致飯於香積接大衆
於右掌內妙樂於忍界阿難之所絕塵皆其
不可思議也高格邁于十地故弥勒屈之而
虛己崇墉超於學境故文殊已還並未有關

其庭者法言恢廓指玄門以忘期觀品夷照
摠化本以冥想落落焉聲法鼓於維耶而十
方世界無不悟其希音恢恢焉感諸佛於一
室而恒沙正覺無不應其虛求予始發心落
矇於此諷詠研求以爲喉襟稟玄指於先匠
亦復未識其絕往之通塞也旣蒙鳩摩羅什
法師正玄文擿幽指始悟前譯之傷本謬文
之乖趣耳至如以不來相爲辱來不見相爲
相見未緣法爲始神緣合法爲止心諸如此
比無品不有無章不介然後知邊情論詖難
可以參契真言廁懷玄悟矣自慧風東扇法
言流詠已來雖曰講肆格義迂而乖本六家

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驗之最得其實然
鑪冶之功微恨不盡當是無法可尋非尋之
不得也何以知之此土先出諸經於識神性
空明言處少存神之文其處甚多中百二論
文未及此又無通鑒誰與正之先匠所以輟
章於遐慨思決言於弥勒者良在此也自提
婆已前天竺義學之僧並無來者於今始聞
宏宗高唱敢預希味之流無不竭其聰而注
其心然領受之用易存憶識之功難掌自非
般若朗其聞慧揔持銘其思府焉能使機過
而不遺神會而不昧者哉故因紙墨以記其
又外之言借衆聽以集其成事之說煩而不

簡者貴事也質而不麗者重其意也其指微而婉其辭博而晦自非筆受胡可勝哉是以即於講次疏以爲記冀通方之賢不咎其煩而不要也

自在王經後序第十五

僧叡法師

此經以菩薩名号爲題者蓋是思益無盡意密迹諸經之流也以其圓用無方故名自在勢無與等故稱爲王標準宏廓固非思之所及幽旨玄凝尋者莫之騁騁此土先出方等諸經皆是菩薩道行之式也般若指其虛標勇伏明其必制法華泯一衆流大哀旌其極

濟雖各有其美而未備此之所載秦大將軍
尚書令常山公姚顯其懷簡到徹悟轉詣聞
其名而悅之考其旨而虛襟思弘斯化廣其
流津以爲斯文既布便若菩薩常住不去此
世奔誠發自大心欣躍不能自替遂請鳩摩
羅法師譯而出之得此二卷於菩薩希蹤卓
犖之事朗然照列矣是歲弘始九年歲次鶉首
大涅槃經序第十六

涼州釋道朗作

大般涅槃者蓋是法身之玄堂正覺之實稱
眾經之淵鏡万流之宗極其爲體也妙存有
物之表周流無窮之內任運而動見機而赴

任運而動則乘虛照以御物寄言蹄以通化
見機而赴則應方形而爲像即群情而設教
至乃形充十方而心不易慮教弥天下情不
在已廁流塵蟻而弗下弥蓋群聖而不高功
濟万化而不恃明踰邁日而不居渾然與太
虛同量泯然與法性爲一夫法性以至極爲
體至極則歸于無變所以生滅不能遷其常
生滅不能遷其常故其常不動非樂不能虧
其樂故其樂無窮或我生於謬想非我起於
因假因假存于名數故至我越名數而非無
越名數而非無故能居自在之聖位而非我
不能變非淨生於虛淨故真淨水鏡於万法

水鏡於萬法故非淨不能渝是以斯經解章
叙常樂我淨爲宗義之林開究玄致爲涅槃
之源用能闡秘藏於未聞啓靈管以通照拯
四重之癩疽拔無間之疣贅闡秘藏則群識
之情暢審妙我之在已啓靈管則悟玄光之
潛映神珠之在體然四重無間誹謗方等斯
乃衆患之疢痲瘡疣之甚者故大涅槃以無
瘡疣爲義名斯經以大涅槃爲宗目宗目舉
則明統攝於衆妙言約而義備義名立則照
三乘之優劣至極之有在然冥化無朕妙契
無言任之沖境則理不虛運是以此經開誠
言爲教本廣衆喻以會義建護法以涉初觀

秘藏以窮源暢千載之固滯散靈鷲之餘疑
至於理微幽蟠微于微者則諸菩薩弘郢匠
之功曠舟船之濟清難雲構幡覆周密由使
幽途融坦宗歸豁然是故誦其文而不疲語
其義而不倦甘其味而無足飡其音而不厭
始可謂微言興詠於真丹高韻初唱于赤縣
梵音震響於龔俗真容巨曜於今日而寡聞
之士偏執之流不量愚見敢評大聖無涯之
典遂使是非興於諍論譏謗生于快心先覺
不能返其迷衆聖莫能移其志方將沉弊八
邪之網長淪九流之淵不亦哀哉不亦哀哉
天竺沙門曇摩識者中天竺人婆羅門種天

懷秀拔領鑒明邃機辯清勝內外兼綜將乘
運流化先至燉煌停止數載大沮渠河西王
者至德潛著建隆王業雖形處万機每思弘
大道爲法城灑會開定西憂斯經與識自遠
而至自非至感先期孰有若茲之遇哉識旣
達此以玄始十年歲次大梁十月二十三日

河西王勸請令譯識手執梵文口宣秦言其
人神情旣銳而爲法殷重臨譯敬慎殆無遺
隱搜研本正務存經旨唯恨梵本分離殘缺
未備耳余以庸淺預遭斯運夙夜感戢欣遇
良深聊試標位叙其宗格豈謂必然闢其宏
要者哉

此經梵本正文三万五千偈於此方言數減百
万言今數出者一万余偈如來去世後人不量
愚淺抄略此經分作數分隨意增損雜以世
語緣使違失本正如乳之投水下章言雖然
猶勝餘經足滿千倍佛涅槃後初四十年此
經於閻浮提宣通流布大明於世四十年後
隱沒於地至正法欲滅餘八十年乃得行世
雨大法雨自是已後尋復隱沒至于千載像
教之末雖有此經人情薄淡無心敬信遂使
群邪競辯曠塞玄路當知遺法將滅之相
大涅槃經記第十七

未詳作者

此大涅槃經初十卷有五品其梵本是東方
道人智猛從天竺將來暫憩高昌有天竺沙
門曇無讖廣學博見道俗兼綜遊方觀化先
在燉煌河西王宿植洪業素心冥契契應王
公躬統士衆西定燉煌會遇其人神解悟識
請迎詣州安止內苑遣使高昌取此梵本命
讖譯出此經初分唯有五品次六品已後其
本久在燉煌讖因出經下際知部黨不足訪
募餘殘有梵道人應期送到此經梵本都二
万五千偈後來梵本想亦近具足但頃來國
家殷猥未暇更譯遂少停滯諸可流布者經
中大意宗塗悉舉無所少也今現已有十三

品作四十卷為經文句執筆者一承經師口
所譯不加華飾其經初後所演佛性廣略之
聞耳無相違也每自惟省雖復西垂深幸此
遇遇此大典開解常滯非言所盡以諸家譯
經之致大不允其旨歸疑謬後生是故竊不
自諱輒作徒勞之舉冀少有補益諮叅經師
採尋前後略舉初五品為私記餘致准之悉
可領也祐尋此序與朗法師序及讖法師
傳小小不同未詳孰正故復雨存

六卷泥洹記第十八

出經後記

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優
婆塞伽羅先見晉土道人釋法顯遠遊此土

爲求法故深感其人即爲寫此大般泥洹經
如來秘藏願令此經流布晉土一切衆生悉
成平等如來法身義熙十三年十月一日於
謝司空石所立道場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
經至十四年正月一日校定盡訖禪師佛大
跋陁手執胡本寶雲傳譯于時座有二百五
十人
二十卷泥洹記第十九

出智猛遊外國傳

智猛傳云毗耶離國有大小乘學不同帝利
城次華氏邑有婆羅門氏族甚多其稟性敏
悟歸心大乘博覽衆典無不通達家有銀塔

縱廣八尺高三丈四龕銀像高三尺餘多有
 大乘經種種供養婆羅門問猛言從何來答
 言秦地來又問秦地有大乘學不即答皆大
 乘學其乃驚愕雅歎云希有將非菩薩往化
 耶智猛即就其家得泥洹胡本還於涼州出
 得二十卷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八

肆

叡

羊歲反

肇

趙音

蟬

綿遙必迷二反

裁斤

上音

下音

刈

魚吠反

迭

徒結反

兢兢

居陵反

謹

詎

音

豈也

竅

苦弔反

混沌

上胡本反

兢兢

慎白也

徒本反

象也

泯

米忍

反

疥

丑疾

疑

魚陵

旌

音精

漚

和

上

烏

反

屢力句反頓轡下音闕疑疊音星紀在

子日扣音苦候反一也惕驚他的反碧略音棕在宗

錯反上差也斌布巾樸音悔若下呼每反遁徒

反逃也迺字訣音較二教音珉玉上眉中反溜澠

上側思又作下米淺反前涇渭二經謂二音獨姥

老母莫補也反揜字掩動音犀音西格反古陌睇音弟

思誼下音澍注怯去劫拮居運反臆斷上音

反決也下丁亂翹心反上渠搖邊聽上他的滌血

上音薛充物下音益俠胡帖寓音遇儲

宮上天音除備位曩乃朗反羈居宜小

派下分流也賣反慕子管宏遠上惠萌反大

也深練紘下惠研蹟幽助隔反闕傾彌縹反疋小

統反紆阮文藻下音駢比下上步陶冶桃二音

鏞鑄暨旦于上其器反萃丁集也隽俊字細

女九頹網上徒回反墜也拯蒸字扉非音

門扇液音慨反苦愛百卉下許鬼反搜字皓首

上胡道窺反傾姚嵩息音崑崙下音論

聲平俯白也視音麵鷄火在午音太歲純沙施正音

聲遐寰下羊逝反稔汝審眇莽莽上美小反

遠也曠覲徒的也迂音于闢毗益反闔胡塔

也刊苦寒反崇墉下音容崇高衿音擿他反

也撥諛訛上音險下彼義輟知劣卓犖下角反

絕自超鷄首未上音淳歲在癩疽上必苗反徐亦

疥反之病也瘡疣贅上于休反結下起病反疥瘡字

音
消
無
睽
凶
下
直
忍
蟠
音
盤
郢
匠
上
盈
城
漸

下
坑
一
大
梁
日
一
一
銳
一
利
也
戢
阻
立
聊
郎

反
態
反
丘
例
猥
反
鳥
每
龕
反
苦
含
驚
愕
下
各
反
吾



